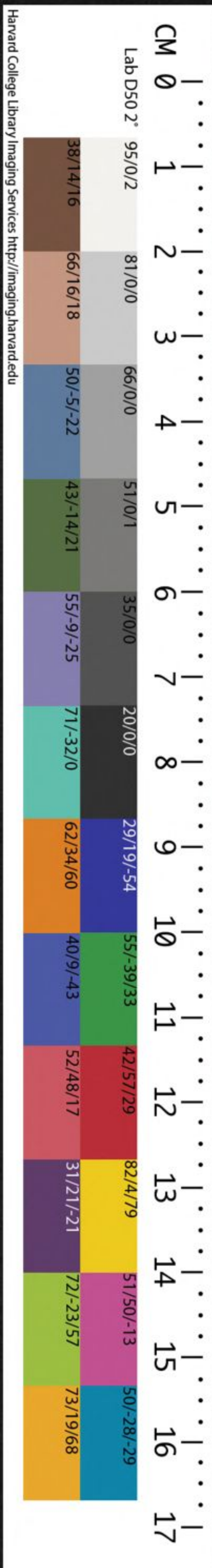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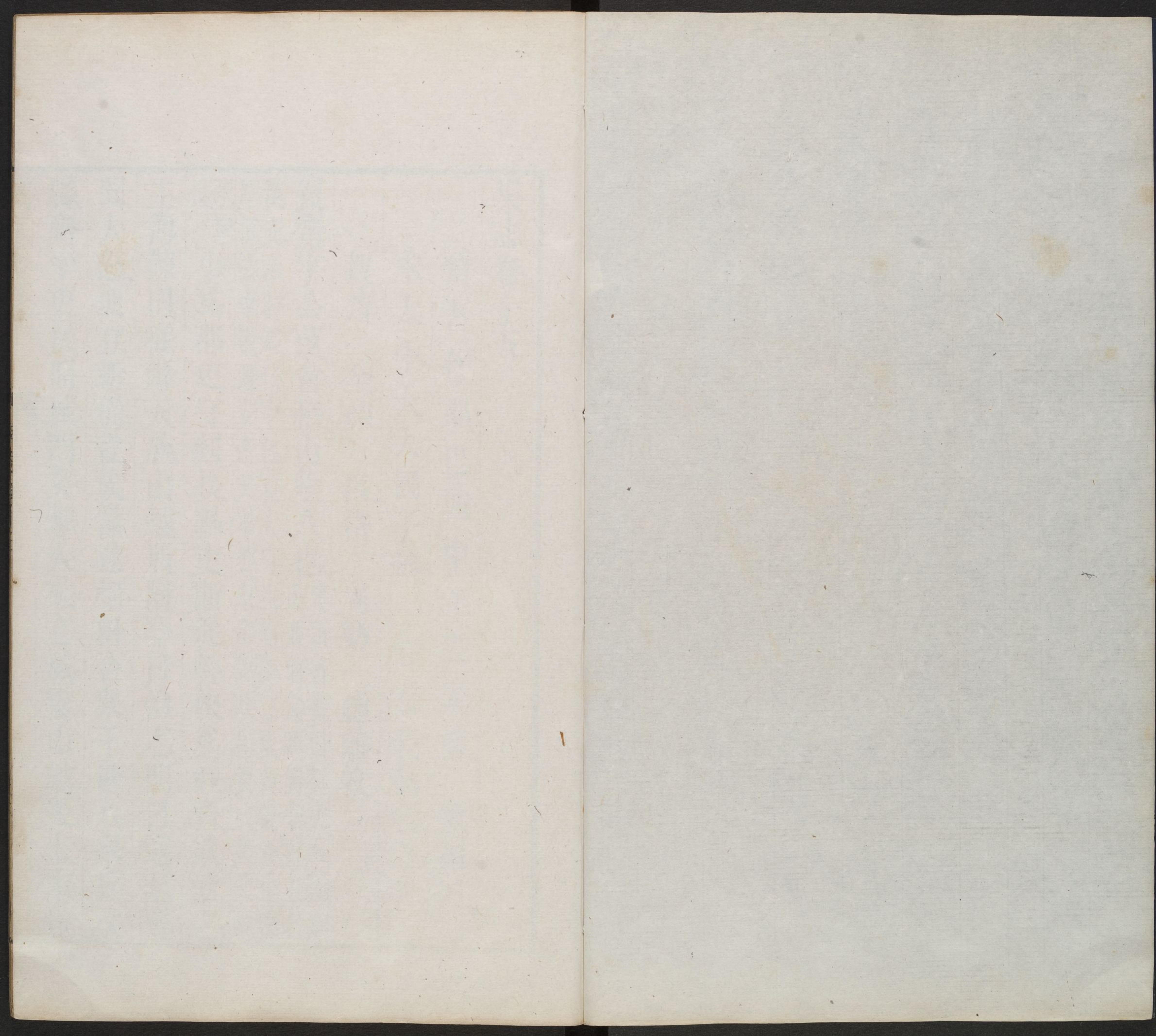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6 1964

T 2560/79546







吳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

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

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氏齊父輔

長永寧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奸齊欲治之

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錢云漢興即吳興縣
後屬建安郡沈約云

吳興漢末立曰漢興吳
更名此別一吳興非烏
程之吳興也

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
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侯官長商升爲朗起
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
寧長晏爲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
使乞盟齊因告喻爲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
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
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
女壻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
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衆出降侯
官旣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

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
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
連屯漢興吳五

姓吳名五

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

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

音干

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爲賊

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爲所斷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汗
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
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
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
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
人拜爲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爲建平縣十三

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黥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
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爲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萬
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黥帥陳僕祖山等二
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
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
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棧密於隱
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
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
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
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直上大破

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

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楛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楛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齊復表分歙爲新定黎陽休陽并黥歙凡六縣

萬計

權遂割爲新都郡齊爲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
六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

卽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爲臨水縣

吳錄曰晉改爲臨安被命詣所

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

吳書曰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

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

犬之用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賜齊駟車駿馬，罷坐住
 狡獸率舞，宜在聖德，非臣所能。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
 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
 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
 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
 王海等起為賊亂，眾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
 降服。揀其精健為兵，次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
 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
 盛所失。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
 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
 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
 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
 為終身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
 慙謹以尅心，非但書諸紳也。

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
 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
 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
 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
 住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
 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勢，齊性奢綺，尤好
 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
 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鬪艦之
 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
 州牧。初，晉宗為戲口將，以眾叛如魏，還為蕲春太守。圖

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爲恥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爲佳將。會稽典錄曰。景爲滅賊校尉。御衆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爲當時冠絕。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逖。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別有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爲丹陽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

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徐衆評曰。禮子事父。

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臣松之以爲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援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邀名。或負其心。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

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幕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

錢按吳主傳黃武五年分三郡置地十縣置東安郡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七年三月罷東安郡蓋琮從陸遜擊曹休在罷郡還牛渚之後此傳於破曹休下始叙分置東安郡云失其次矣

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吳錄曰琮時治富春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

以為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吳書曰初琮為將甚勇決

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在計策不營小利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為琮有大臣之節也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

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迕初權將圍珠崖及夷

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爲不忠。琮既親重，家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吳書曰：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督孫亮卽位，遷

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賜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計岱平時四十餘矣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責。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吳書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千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蹇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召岱還。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

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圍卽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爲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郡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滇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

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

為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為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眾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即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眾。遂為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

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既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掃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項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搔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偽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

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

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源。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襦。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源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源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源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襦。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爲寧國長

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爲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陽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徼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

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

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旣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嫗不復厚。雖或斲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尙視息。憂惕集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愚重

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小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爲亂。爲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爲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爲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

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著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齋牋。託叛爲辭。目語心計。不宣唇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勅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爲後信。一齋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

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卽應人。倡之爲變。聞聲響拊。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爲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卽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

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塹。使卽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効。若留一月日。

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濶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魴牋。乞加隱秘。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蒸仍。乞未罪恠。魴因別爲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輪展萬

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効猥發優命
勅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
爲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
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
計爲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
督竭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
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佞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
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
成盛勲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
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

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
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
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
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
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
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
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徐衆評曰夫人臣立功効節雖非

有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所義在不

苟魴爲郡守職在治民非君所命自占誘敵髡剔髮膚

受爵非君子所美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

其害

臣松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

吾粲唐咨嘗以三千

錢云爰易也春秋傳
晉於是作爰田說文

爰作起由易居也
陸贄傳同郡徐原爰
居會稽

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
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
乞出平地，自改爲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魴在郡十三
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
爲東觀令，無難督。虞預晉書曰：處入晉爲御史中丞，多
所彈糾，不避彊禦。齊萬年反，以處爲
建威將軍，西征衆寡不敵。處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
於戰場。追贈平西將軍。處子玘、札，皆有才力。中興之初，
並見寵任。其諸子姓，悉處列位。爲揚土豪右。而札
凶淫放恣，爲百姓所苦。泰寧中，王敦誅之，滅其族。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會稽
典錄
曰：牧父緒，樓船都尉。兄駟，上計吏。少與同郡謝贊、吳郡
顧譚、齊名。牧童亂時，號爲遲訥。駟常謂人曰：牧必勝我，
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爲不然。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

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
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
君慕承宮，自行義事。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
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
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
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願，故來斲住。
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
止之，爲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
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
名。徐衆評曰：牧蹈長者之規，問者曰：如牧所行，犯而不
讓乎哉？答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
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

知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
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為讓非其義。
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為仁哉。
蒼梧澆娶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
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於君，而執其父忠
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
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
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夫聖人以德報德，以直
取，可以為難矣。未得為仁讓也。夫聖人以德報德，以直
報怨，而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從。吾從
孔子。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
會稽典錄曰：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
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眾數千人，
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
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為良民，始與太守羊銜與太常
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
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
此，在郡四年，還為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
以疾去職。

錢云：復當作葭漢
葭縣石屬涪陵郡
通鑑作漢葭蓋溫
公所見本不誤

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為監軍使者討平之。賊
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
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
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
遣漢復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
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西陽縣。
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
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
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
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

火貴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尙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尙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

會稽典錄曰：牧之在濡須，深以進觀。令朱育宴，慨然歎息，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况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

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為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為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為秦王，并非得賢難用之難，而不用之難。故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劔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雎。大皇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為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勢終有敗績之患。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

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

會稽典錄曰：牧次子盛亦履恭讓為

尚書郎弟，尙領兵為將，拜偏將軍。成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略名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徇計後半年，晉果遣將修信陵城。晉軍平吳。

徇領水軍督
臨陣戰死也

評曰。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
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
恪在公。周魴譎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
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奸子。獲譏毀名云。

吳志卷十五

吳志卷十五考證

賀齊山陰人也。注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孝德皇下
帝字疑爲後人妄增。

縣吏斯從輕俠爲奸。○斯太平御覽作期。臣良裘
按斯
姓從名然期亦姓也。

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汗。○楊松疑作松楊。

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臣浩
按三將疑作二
將。上云屯大潭。蓋竹者吳五鄒臨也。

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
斬山爲緣道。○鐵戈疑作鐵杙。音亦所以緣而上也。

新安志作鉄弋以戈拓斬山作以戈拓塹無山字緣
道下太平御覽有道成二字

凡斬首七千注吾聞金有刃者可禁○太平御覽引此
吾聞下多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十字

徐盛被創失牙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太平御覽引
此作徐盛被創失牙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牙

因住新市爲拒○佳監本誤作往今改正

全琫更以奇之注斯亦馮諼市義○諼監本誤作媛今
改正

呂岱以博爲高涼西郡都尉○西郡疑作西部

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太平御覽無門字

周魴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太平御
覽胡綜下多等字

遠隔江川敬恪未顯○未宋本作求

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推疑作惟

鍾離牧徙濡須督注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
○監本育謂牧下多日字今去

又注今日何爲常○句內疑有脫字

子禕嗣代領兵注謂宜城信陵爲建平援○北宋本作
謂宜城信陵與建平接

吳志卷十五考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潘濬 陸凱 弟胤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

吳書曰濬

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為郡功曹年未三十荆州牧劉

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修濬按殺之一

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荊州以濬為治

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拜濬輔

軍中郎將授以兵 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

舉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爲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合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中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卽以爲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由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由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由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由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卽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吳書曰。芮立卒。濬并領立人。父祉字宣嗣。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薦祉爲九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聲。立兄良字文鸞。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爲會稽。東部都尉。卒。立領良兵。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權爲子登揀擇淑媛。羣臣咸稱立父祉兄良。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娉立女爲妃焉。黃武五年卒。權甚愍惜之。權稱尊號。拜爲

少府進封劉陽侯

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曰。相與別後。時時斲出耳。不復如往日之

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自絕。不復射雉。

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

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

吳書曰。驃騎將軍步騭屯漚口。求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

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爲害。加騭有名勢。在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爲衆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蕃。以口辯爲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恠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歸服。江表傳曰。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爲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

守衛旂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旂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旂表以示於濬而召旂還免官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右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左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左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左左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左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

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

戮權引咎責躬因請讓大臣語在權傳赤烏二年濬卒

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孫慮吳書曰翥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祕

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襄陽記曰襄陽習溫為荆州大公平今之州都祕過辭於溫問曰先君昔因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為尚書僕射代溫為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為永

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眾手

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

守討珠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

錢云儋耳郡晉宋志皆不載

陳恣於零陵。斬恣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爲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卽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迕。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

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奸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

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日
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
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
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
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
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
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
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
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
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

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濫。忽苛政。又武昌土
地實危險。而壻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
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
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
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
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
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
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
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旣廢。所在無復輸
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

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網。四方之民。繩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

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

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遠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

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旣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

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吳錄曰。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爲衛。凱欲因此兵以圖之。令選曹白用丁奉。皓偶不欲。曰。更選。凱令執據。雖慙兼。然宜得其人。皓曰。用留平。凱令其子禕以謀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宣。凱曰。平語。禕曰。聞野猪入丁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予連從荆揚來者。得禕。乃不敢言。還因具啓。凱故輟止。予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陳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爲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

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

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

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

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江表傳載凱此表曰。臣拜受明

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聰之甚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

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

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合陛下。一身

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

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

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

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
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
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
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
之相。而萬或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或
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
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
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
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
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爲身戒。

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
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
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
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
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
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
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
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
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
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

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

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

帝時交阯反亂。實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江表傳曰。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旆。立敢諫之鼓。武公九

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畧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損棄。臣言而放奢。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耆。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獻欬。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

允

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修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魂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惡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冲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

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為御史尙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

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

相譖搆胤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

魯王凱覬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

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

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

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

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

由竺白頃惟胤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

言胤所述召胤考問胤為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
共為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疑竺泄之及服以
為果然後為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
乃斬竺賊攻沒城邑交部搔動以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
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
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

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蠶。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

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脇之以威。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胤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胤身潔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吳志卷十六

吳志卷十六考證

潘濬一方寧靜注加隲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

宋本在所下闕一字

臣照

按在所言隲身所在也猶

言所到之處人皆媚之云耳

濬女配建昌侯孫慮注先君昔因君侯當爲州里議主

今果如其言○因疑作目

陸凱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監本誤作爲晉所代

今改正

務寬盪忽苛政○忽字疑誤元本作思庶政

今州郡職司○宋本作州縣

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毛
本作推接

願陛下留意注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當元本
作常

又注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攘疑當作禳

陸胤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臣明楷按舊風

障氣疑有誤觀下文折木飛砂轉石則舊風當作暴

風霧鬱飛鳥不經則障氣當為瘴氣也

吳志卷十六考證

吳志卷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是儀 胡綜徐詳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

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徐

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義

體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

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

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
改族融既失之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
儀又不得也

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

乾隆四年校刊

錢按氏是本一字猶似
與氏贏與盈結與郵可
以互用徐眾議之由於
未通古文

典機密傳兩宮皆
劇任也而數十年

無過又持正得大體
吾不能名其物也

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為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

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

徐衆評曰。是儀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讒邪。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祁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陷君。勇不懼讒。公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傳二宮。存身愛名。不亦宜乎。

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

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

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

錢按赤烏五年立子
和為太子。霜為魯王。
寵愛無殊。故有二宮。
之稱。和慶後二年。
乃封南陽王。則霸賜。

死久矣南魯之文於義
不通當云東宮與魯王
初立下文乃稱二宮斯
得之

時校事核行是君
妙於悟主所謂以

不言也

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
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
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
本書三四上爲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
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
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
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
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
之對之歎息卽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時
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

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
愚管之言上干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
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
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
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
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
書策薨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
鄂長權爲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爲書部與是儀徐詳
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

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爲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爲吳王。封綜儀詳皆爲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啟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

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乙。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旣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爲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

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
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
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烟火。往往而
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
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
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
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
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
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
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

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
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
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
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
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
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
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
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
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
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

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
邪議所見。搆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
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
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卽位。疑奪
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
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
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奏。使光口
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
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
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鑒。而

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
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
之聲。縣縣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
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
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搆讒見
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
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
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
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
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

伍員奉已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

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旣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

取破亡。今臣欵欵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卽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旣流行。而質已入爲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卽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

彌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

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

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吳錄曰。蕃有口才。魏

求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旣爲廷尉。監衆人以據普與蕃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爲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吳歷曰。權問普卿前。盛稱蕃又爲之。怨望朝廷。使蕃反叛。皆卿之由。普見

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

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

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

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
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
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
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爲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
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
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吳錄曰。冲後
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
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
其榱椽之佐乎。

吳志卷十七

吳志卷十七考證

是儀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闕元本作關

胡綜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臣龍官按夏口毛

本作舉口太平御覽作樊口舉口蓋樊口之誤然吳
主孫權傳云黃龍元年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見黃龍
則太平御覽所云樊口未爲得也

乃自在昔黃虞是祖○乃自元本作乃聞

將恢大繇革我區夏○大繇疑作大猷下同

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監本販誤敗今改正

吳志卷十七考證

吳志卷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吳範 劉惔 趙達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荊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卽破祖。祖得

磊落軒天地不免為
氣數牢縛乃至時日
亦不誤毫分使人邑
邑氣盡

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荊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眾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

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為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為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訣。範祕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吳錄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身棄矣。故終不言。初。權為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

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及立為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

其愛道於已也。削除其名。範爲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閣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會稽典錄曰。滕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滕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偪。終

不迴撓。初亦忤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歷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令。鄱陽太守。黃武五年。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絕。權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曰。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臣松之案。範死時。權未稱帝。此云陛下。非也。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陽。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聞。是時邊鴻作亂。

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

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愛其術。自闕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齋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

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
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
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
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
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
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吳書曰。初權即尊號。令達算作
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
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
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言。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
曰。當迴算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
望氣祥。不亦難乎。閒居無爲。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
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

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

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

絕焉。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
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

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峻再
從子也。圍碁。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

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
爲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媪。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世

皆稱妙。謂之八絕。云。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
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

地止。以上
應暑度。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算役心

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孫盛

曰。夫
玄覽未然。逆鑒來事。雖裨竈梓慎。其猶病諸。況術之下
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

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觀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
 吝術之鄙見薄於時安在其能逆觀天道而審帝王之
 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壘壘成
 於著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
 迴轉一籌可以鈎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
 乎流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
 志其大者無所取諸臣松之以為盛云君子志其大者
 無所取諸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為非
 理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
 康皆百死之餘耳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
 焉知達不算其安危知禍有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
 乎而責不知魏氏將興流播吳越在京房之籌猶不能
 自免刑戮况達但以祕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
 術蓋非一方探蹟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
 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算窮其要妙以
 知幽測隱何愧於古而以裨梓限之謂達為妄非篤論
 也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
 陂水中臥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洌洲還遇大風百
 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沈淪吳主甚悵恨明日使人鈎求
 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

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
 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
 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
 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為燼而光端坐灰中
 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又曰
 吳景帝有疾求覲視者得一入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
 埋於苑中築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
 使覲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
 而即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
 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
 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
 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也葛洪
 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
 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為介君為起宅以御帳給
 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
 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
 食吳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為上吳主曰論
 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
 殿庭中作方坵汲水滿之并求鈎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為
 中須臾果得鱸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為

陛下取以作生鱠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
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
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值吳主指左右一人
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
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
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
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
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
下切鱠適了臣松之以爲葛洪所記近爲惑衆其書文
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神仙之術詎可測量
臣之臆斷以爲惑衆所謂夏蟲不知冷冰耳

吳志卷十八

吳志卷十八考證

吳範數從訪問欲知其決○決太平御覽作訣

評曰然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算役宋本作
等役

吳志卷十八考證

吳志卷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諸葛恪 滕胤 孫峻 留贊 孫綝 濮陽興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

江表傳曰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

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頰廣額大口高聲

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待太子登講論道藝並

為賓友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

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

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

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噓，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

此類也。

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之。

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己而已。又問：卿何如滕胤？恪答曰：登階躡履，臣不敢自娛，修己而已。又問：卿何如滕胤？恪曰：先錮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鷄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鷄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江表傳曰：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鸚鵡。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鵡，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鵡，父昭不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能答坐中，皆歡笑。

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

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

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恪以丹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眾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蠶至，敗則鳥

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徒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白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

錢按丹陽郡無白陽縣恐有謄字

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
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間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
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
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
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
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
鏑。甲不沾汗。元惡旣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
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旣埽兇慝。又充軍用。藜藜稂莠。化
爲善草。魍魎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
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

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勲超前世。主上歡然。
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
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
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
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烏
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
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
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
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
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

錢云今人稱孟子為
亞聖蓋本於趙岐題
詞不知子張子路子
貢諸賢當時皆有亞
聖之目也

然誠獨擊節。愚以為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
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
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僻由嘵。賜不受
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
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
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
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
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濶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
織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
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

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
原其本起。非為大讐。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
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
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
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
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己為隙。且
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
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為怨。
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己。故遂廣其理
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

荆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

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等見卧內。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治第館。設陪衛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不便。翌日權

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日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

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為唇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邁。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

吳志卷十九
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勅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但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畧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耻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

過。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作浮橋渡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俛身緣過。大笑之。不卽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没。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荊楊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

恪之不幸

明春復欲出軍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為時

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

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眾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疆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有眾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尙微與之力競坐觀其疆大吞滅

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眾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為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為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夫差自恃疆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尙為吳禍况其疆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尙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

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尙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畧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

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彊，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尙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

介胃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
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
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
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
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
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
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過東關之計計
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
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
稷之福邪宜自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

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
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
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
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畧民人而諸將或
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
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
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
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
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
而耻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

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畧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勅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搆恪欲爲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

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

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齋酒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為邪但恐因酒食中人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彊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豈胤微勸便為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之冒禍乎吳歷為長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吳錄曰峻搥刀稱詔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為非我

所為乳母引亮還內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同臣松之以為峻欲稱詔宜如本傳及吳歷不得如吳恪驚起拔劔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錄所云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搜神記曰恪入

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晁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蹙然起躍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志林曰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已受人恒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勲績莫著況呂侯國之元者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疎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

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
堂。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晒呂侯無
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
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
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而與
來敏圍碁。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言
其明畧內定。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者。且蜀爲叢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
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
細微。卒爲降人。郭修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
哉。往聞長寧之甄文禕。今觀元遜之逆。呂侯。先是童
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誠于後。永爲世鑒。

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
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
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葦席裹
其身。而篋束其腰。投之於此岡。

吳錄曰。恪時年五十一。恪長子綽

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鳩殺之。
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恪誅。車載其母
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
魏行數十里。爲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
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
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
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
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
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
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

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已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勲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間。

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罵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慚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

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豫聞乞聖朝哀察於是

亮峻聽恪故吏歛葬遂求之於石子岡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為恪立碑

以銘其勲績者博士盛冲以為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

子之手不可謂智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

冲議為是遂寢

肩曰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

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為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

字文悌豫章人也吳錄曰友有唇吻少為縣吏虞翻徒

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

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子真其間

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後為將討儋耳還拜丹陽太守年三十二卒

滕肩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州里通

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為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

以寬厚稱早卒無嗣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

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為吳王追錄舊恩封

肩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儀容吳書曰肩年十二而孤單

哲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修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

為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吳書曰肩上表陳

劣多所匡弼權以肩故增重公主之賜屢加存問肩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言對之

流涕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為太常與諸葛恪等

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卽位，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肩
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
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
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
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
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
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
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焉。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
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
何往而不克哉。以肩爲都下督，掌統留事。肩白日接賓

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吳書曰：肩寵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

委下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暲，暲生恭，爲散
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衛都
尉，爲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
都鄉侯。旣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
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鯨禹罪，
不相及。滕侯何爲？」峻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包容。進胤
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吳錄曰：羣臣上奏，共推峻爲太尉，
統宜在公族。若滕胤爲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
貳也。乃表以峻爲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

矣。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又姦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泄死。二年，魏母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於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爲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蹙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旣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蹉步，凌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征東興，贊爲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

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爲將，破敵擐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矣。」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三，衆庶痛惜焉。二子畧平，並爲大將。是歲蜀

使來聘，將軍孫儀、孫綝、綝恂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

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為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緄

孫緄字子通與峻同祖緄父綽為安民都尉緄始為偏將軍及峻死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緄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緄緄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合眾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并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緄為

錢按下文云峻從弟慮蓋峻弟之從弟於緄為從兄實一人也三嗣主傳作孫慮與慮字形相似而誤當以慮為正孫權次子慮封建昌侯此峻從弟不應與同名也

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緄緄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胤皆殺之

文士傳曰華融字德蕤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蓋山下時皇

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蓋山下有華德蕤者雖年少美有合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為選部尚書乃擢融為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融子諶黃門郎與融并見害次子譚以才辯稱胤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龍晉祕書監

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緄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

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故皆為胤

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緄兵大會遂殺胤

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

臣松之以為孫緄雖凶虐與滕胤宿無嫌隙胤若且順緄

錢按三嗣主傳作永
原侯誤也同時張布
封永康侯

意出鎮武昌豈徒免當時之禍仍將永
保元吉而犯機觸害自取夷滅悲夫
節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諸
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
綝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綝殺惇慮
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
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
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
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爲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
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爲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綝於是大
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

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
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爲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爲魏監
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
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
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
異不從綝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綝旣
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綝以孫
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于
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
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

內嫌綝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命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綝亮妃綝從姊妹也以其謀告綝綝率眾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

江表傳曰亮召全尚息黃門侍郎紀密謀曰孫綝專勢輕小於孤孤見勅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任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勅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泄漏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綝夜發嚴兵廢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韉執弓欲

出日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惠勢當先與紀謀不先令妻知也江表傳說漏泄有由於事為詳矣使光祿勳孟宗告廟

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

漢晉春秋曰彝魏尚書令階之弟吳

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典軍施正勸綝徵立琅邪

王休綝從之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

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八
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
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
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
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
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
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
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
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日二十
七日禽尚斬承以帝爲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

住道側綝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
於豫章綝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
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旣卽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
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
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棊謹必就有德是
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
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
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
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
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

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冰。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丞相。荊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闔亦封亭侯。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綝分省文書。或有告

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愈懼。

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合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吳歷曰。綝求中

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將軍魏邈說休曰。綝

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綝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綝。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綝益恐。戊辰臘會。綝稱疾。休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命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休曰。外

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曰：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綝復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闔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綝死時年二十八。休耻與峻綝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綝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爲峻綝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

沙太守。

逸事見陸瑁傳

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

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爲會稽太守。時琅琊

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結。及休卽位，徵興爲太常衛將

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

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

唯興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

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爲丞相，與休寵

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

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於是興布廢

興亡吳之罪浮于峻

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俄或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緘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興不足責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彘之說，誅夷其宜矣。

吳志卷十九

吳志卷十九考證

諸葛恪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臣浩按四部當作四

郡。卽上文所謂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者。是也。然諸本皆作四部。

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何焯曰：以爲不可者，蓋以此地南北襟喉，雖得其地，非十萬之衆，不足屯守。若魏傾國來爭，恐致利鈍。其後恪出新城，欲卒此規，又輕用大眾，圖不以漸，遂致師老民愁，家族傾覆也。

自本以來，務在產育。○句中疑有脫誤。

乃除地更飲，注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任重元本

作重任

孫峻二年魏母丘儉文欽以衆叛○毛本作魏將多將
字

會欽敗降軍還注好讀兵書及三史○三史元本作三
略

又注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冊府作累有戰
功

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綠恂等欲因會殺峻○

臣龍官

按孫亮傳云五鳳二年秋七月將軍孫儀張
昭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此云孫邵

大綝恂何也然各本皆同

孫綝綝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慮三嗣主
傳皆作憲下同

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宋本作必皆委綝就公
遂圍宮注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正爾自
得之無句疑有誤

濮陽興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侍郎宋本作
中郎

吳志卷十九考證

吳志卷二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爲尚書郎去官孫休卽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爲夏口監軍孫皓初復入爲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旨時或迂意積以見責甘

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江表傳曰：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維未答，即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眾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吳錄曰：皓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為笑樂。萬或既為左丞相，蕃嘲或曰：魚潛於淵，出水煦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尤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於日月？適多見其不知量耳。臣松之按本傳云：丁忠使晉還，皓為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或時尚未為丞相。至秋乃為相耳。吳

錢云凱疏已見本傳此重出

錄所言為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為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為監農御史，孫皓即位，與王蕃、郭連、萬或俱為散騎中常侍，出為會稽太守，入為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或陳親密近職，宜用好人。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

用玄爲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迂皓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旣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

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爲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己近亦可得皓疾玄名聲復從玄及子據付交趾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勅奕令殺之據到交趾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玄殞歛奕於器中見勅書還便

自殺

江表傳曰皓遣將張奕追賜玄鳩奕以玄賢者不忍卽宣詔致藥玄陰知之謂奕曰當早告玄玄何

惜邪卽服藥死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無緣驟拜張奕以虧其節且禍機旣發豈百拜所免江

錢按邵為後將軍
賀齊之孫依史例
當於篇首著其世
系不更書郡縣
也或於齊傳末書
孫邵有傳

表傳所言
於理為長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孫休即位

從中郎為散騎中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為左
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
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
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
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旡賢表
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質上下空
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
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

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
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
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
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
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
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
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
過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為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
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
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

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

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

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襦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

恤窮乏。省諸不急。盪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日。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

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殺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

錢按晉書賀循傳元帝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耶循未及言帝悟曰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過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當此傳不載燒鋸事裴注云不之及

考千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邵子循字彥先虞預晉書曰循

丁家禍流放海濱吳平還鄉里節操高厲童胤不羣言行舉動必以禮讓好學博聞尤善三禮舉秀才除陽羨武康令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疑峻歷踐三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自新邦朝無知己恪居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未為悵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授飾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愚管謹冒死表聞久之召為太子舍人石沐破揚州循亦合眾事平杜門不出陳敏作亂以循為丹陽內史循稱疾固辭敏不敢逼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惟循與同郡朱誕不挂賊網後除吳國內史不就元皇帝為鎮東將軍請循為軍司馬帝為晉王以循為中書令固讓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動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諮詢為一時儒宗年六十太興二年卒追贈司空諡曰穆循諸所著論並傳於世子

隰臨海
太守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曜本名昭史少好學能屬

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

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

其辭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

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

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

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

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

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興隆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

錢按三國志韋曜傳多不避如后妃傳惟色是崇不本洪懿高堂隆傳故宜簡擇留其洪懿吳王夫人傳追尊大懿皇后步夫人傳有洪懿之德以至太師軍師昭烈昭獻昭文昭德昭告之類不勝枚舉蜀後主傳景耀六年改元炎興亦未避而諸臣傳但稱景耀六年不書炎興之號家為得體此韋曜之名注家以為避晉諱乎致書中段昭董昭昭公孫昭張昭周昭輩皆未追改何獨於曜避之疑弘嗣本有二名也

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十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墮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

乾隆四年校刊

吳志卷二十一

獲地無兼士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肝食。而何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

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杵。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爲黃門侍郎。孫亮卽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祚。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

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入。孫皓卽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

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三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薺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偏彊。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屨。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

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曜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曜。曜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

數省讀。不覺點污。被問寒戰。形氣訥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疏救曜。曰。曜運值千載。特蒙表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答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曜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採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游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

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

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為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為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為魏所并，覈詣宮門發表曰：「間聞賊眾蟻聚向西境，西境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失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

更不贅一語妙

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

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卧薪之喻。於今痛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

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唇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趾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竄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胷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

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恠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始他餘。錙介之妖。以見言之不必移耳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旣覲。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

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往，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旣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慢。若悉竝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

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疆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疆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

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悽悽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答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

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

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王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

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

錢按憑依字古作馮
本讀如蓬後轉為符
風切此文青標是憑
之憑與庸隆中風為
韻馮翔之馮唐人六
入東韻

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海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覈年老，勅令草表，覈不敢，又勅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為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熙光紫闥，青瑣是憑。毖挹清露，沐浴凱風。効無絲毫，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勅，懼速罪誅。旨承詔命，魂逝形留。覈前後

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不悉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棲立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為立賀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立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為幸耳。

吳志卷二十一



